

编后记

本期含“中国文体学研究”“政治哲学研究”“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”等专题专栏，刊文凡18篇。

“中国文体学研究”专栏在本刊已经开设十多年，引发了良好的学术反响，也因此于2024年入选首批“哲学社会科学期刊重点专栏”，这意味着文体学研究将继续成为本刊关注的重点领域。文体是文学的骨架和属性所在，既关涉形式，也本于情感。文体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思想情感的表述方式和发展方向，也因此文体选择本质上就是一种思想和情感的选择。形式的“有意味”，实际上昭示了情感对形式的渗透方式。无论中西文论对“文体”有怎样的界定，但其指向情感选择下的体式意义，大概是没有多少疑问的。本期刊发左东岭等一组四篇文章，从对铁崖体的辨析、晚清广东骈文的兴起、清代总集编纂中的骚体观念与祠堂记等，对古代重要的若干诗文体进行了具体而深入的开掘。如铁崖体，不仅体现了杨维桢一人之诗学观念和文体实践，实际上也承接了元明易代之际诗学的复杂意义，故其间充满了丰盈的诗学张力。略检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批评史，大凡一种有影响力的文体，其背后往往非一人一地一时可限，而是在一人一地一时的基础上不断跨界呈现或被赋予不同的意义，这也是文体研究中值得特别关注的现象。清代总集编纂之风甚盛，严可均的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便是其中成果之一。总集编纂必然以文体辨析为基础，总集的文学批评意义因此而得以确立。侯文学以骚体观念为核心，分析了严可均此书与《艺文类聚》《艺概》等书的源流关系，从中彰显清代骚体观念的主体意义。

大概在19世纪中叶，中日两国差不多同时打开国门，睁眼看西方，希望能借助西方的制度和观念，助力本国的发展。但一百多年过去了，当我们回首过往，看到的现象却是从同一原点出发，却归向不同终点。这个终点有堪称成功者，却也有走向失败者，这种成功和失败的根由其实与一国之制度和状况有关。就实业而言，中国的张謇和日本的涩泽荣一允称代表，作为现代实业的开拓者，张謇一向受到很多的关注，而涩泽荣一则被誉为“日本资本主义之父”，毋庸置疑，两人都因为敏锐于时代风气而成为弄潮儿。但何以张謇失败而涩泽荣一成功呢？这就与在政府支持下是否建立正常有序的资本市场有关了。张謇大体是一种个人努力，涩泽荣一则是在政府的推力下进行。明白了这一时代和政府背景，相关的差异也就能理解了。朱荫贵知人知事而论世，所以立论颇为稳健。

梁启超是近代中国的异数，他对政治、时代和学术的贡献，已经镌刻在历史的麒麟阁中。从1895年至1905年，晚清帝国遭逢的历史事件，从甲午中日战争到八国联军侵华等，无一不是声响巨大而影响深远的，而这些事件的直接后果则是晚清王朝面临被侵略被割裂的境地。如何从理论上看待西方列强侵华这一现象，不同的人当然会有不同的结论。梁启超是那个时代先知先觉者之一，他提出的“有形—无形瓜分论”，涉及到西方列强殖民扩张的本质特征。一个王朝可以有“有形”的失败，但不能有“无形”的瓜分，有形的尚能留下历史印记，无形的精神渗透往往渺然不见踪影。在那样一个时代，梁启超堪称巨眼，而且以其冷静和透彻唤醒麻木而沉睡的人。贾小叶的论文，触及到清末政治的痛感神经，读来令人陡然一惊。

宋代理学，朱熹当然是大端。理学条分缕析，固有四通八达之感，却也有“剪不断，理还乱”的纷扰在里面。故理学往往不是一线直通，而是四围渐进渐通中央，这大概也是理学说不尽的原

因所在。朱熹的理学在四部的互动中，隐然有一个子学系统。在朱熹看来，曾子资质并不过人，反而有“鲁钝”的嫌疑，这种鲁钝还带来了刚毅的性格。但正是这种鲁钝加刚毅的性格容纳了仁义礼智与孝，这正是圣贤人格的体现。如此，在孔子与曾子之间，就有了一个“忠恕一贯”的道统。在朱熹的这一语境之中，曾子的地位就被擢拔出来，从道统而言，孔子不再孤单，曾子不再寂寞。朱熹这一子学建构对儒学道统、学统等的维护确实更坚实了。冯兵文章的眼力和判断皆在于此。

经典期待的永远是神奇的想象力、深邃的思想力、严密的逻辑力和强大的判断力。经得起思想和逻辑不断捶打和问难的，才当得起“经典”之名。经常有人以经典阐释有穷而尽，而逃匿于庸常作品，这种退居“二线”的研究，固然有了一种少了挑战性的轻松，却也懈怠了思想力需要随时发动的本能。从本质上说，挑战经典方见学术的筋骨与力量，而被集体怠慢了“经典”，很可能只是一时之经典，而非千古之经典。亚里士多德的《修辞术》与《政治学》自问世以来，便经受着不同思想文化背景学者的考量与探索，但依然给人有汪洋恣肆、难见涯涘之叹。盖经典在一字一句之间，往往只留端倪，以是遐想与求索空间巨大。学者的底蕴越深厚，便越能从端倪中发现问题。所以，面对经典，夯实自己才是铁门限。本期刊发何博超的文章，讨论亚里士多德从《修辞术》到《政治学》中绵延一线的法治与人治关系，厘析出作为中间政体的适度平民制与精英平民制，就是一种颇有意义的探索。当然作者的结论还须继续接受挑战，在不断的问难与论证中，逐渐走向一种清晰和稳定。

人工智能给这个时代带来了机遇和挑战，也带来了喜悦和恐慌。人类在无力与有力、无能与可能、有限与无限之间，需要重新寻觅和确定自己的位置。但“人工智能”的前缀是“人工”，这多少意味着人类对智能的操控性依然在离合之间。借助科技的力量，人工智能可以代替甚至超越人类的部分活动，包括部分智力活动。如人工智能在具备相关的素材之后，就可以写出一种有模有样的诗歌，这令不少诗人们感到恐慌。但模式化诗歌的缺陷是天然存在的，再强大的人工智能，也不可能取代李白与杜甫，这就是作为人类自信的底蕴所在，这也是“智能”前之所以要前缀“人工”二字的原因，人文学科最后的尊严大概也就在这里了。但换个角度来说，人工智能所开掘的新世界，令其他学科和领域必然产生一些革命性的变化，数字经济便是其中之一。本期由李杰主持“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”专题，尝试就国内价值链长度、上市公司的团队精神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数字产业发展等问题展开深入研究，希望能唤起学术界对数字经济赋能实体经济等问题予以更多的关注。

广州今春雨季漫长，雨量惊人，几无一日不雨，无一雨不大，颇疑南天很久没有问候女娲了。今日撰毕本期编后记，窗外居然洒满阳光。我的思维总是跳跃不已，这一刻居然想起了十多年前踏访珠峰大本营之事，而今未见女娲，彼时却恍见盘古。大概自盘古开天地之时，大本营之荒寒落寞即如今日，遍地碎石在寒风中乱走，偶见石上似有文字或图形者，携六石以归，置之案头，终日面对，如接上古。因赋诗二首如下：

珠峰隐约路难平，步履蹒跚大本营。
一地空寒茫四顾，恍然远古送清声。（其一）
蛮荒四野尽风声，草木无存壑纵横。
未染人间烟火气，用寻六石证清明。（其二）